

關於一個展覽的「純真童心」

文——林佩蓉 研究典藏組

圖——江蕙如、陳又凌、國立臺灣文學館

“

展覽也像是一本書，這是以兒童文學為元素、架構的文本，向大家傳遞「純真童心」，在時間的流動、歷史的河裡，展現臺灣兒童文學的可貴價值。

”

展覽
與活動

用一場展覽，讓大小孩體驗文學、黏住腳步

如何用一場展覽，黏住兒童與大人的腳步？這一次我們以「純真童心」為名帶入資深作家的生命故事，與他們一起留住三、四十年來累積的文學作品，讓大小腳步走進這些文字與圖畫時，有共同的話題，然後一起停下來、坐下來、完成一些事。

文學需要體驗，展覽需要黏著，以兒童文學為主題的展示，希望拉近文學與民眾之間的距離，內容的呈現，就不再將一排又一排的文字塞入參訪者的腦海裡，而以圖畫及遊戲、拼圖、動畫留住他們的眼光，在這個展覽前，我們想到了「玩」字，然後再由玩推入以1930年代之前出生的作家及其作品，於是產出31位作家，將近100本的文本。

世界最大的距離，是精彩的就在眼前卻無法被看見

籌劃過程中，特別參訪了小學生創意動畫的成果發表會，令人驚奇的聲光技術，在孩子手掌下的滑鼠流暢的展示，然而仔細觀察這些孩子所使用的元素，也就是他們所講述的故事主角，四次元的成分居多，其次是迪士尼、皮克斯等動物群星與模特兒們，令人不禁憂愁

與困惑，當時手上正拿著臺文館剛出版的《臺灣兒童文學叢書》繪本，隨手翻開《雪地和雪泥》，裡面雪白的狗，正熱情地跟我打招呼。

孩子的兒童文學記憶裡，留有什麼？或正在累積什麼？動漫充斥的當前，美國、日本卡通的長期優勢，就連繪本，都能以「千年傳統，全心感受」新瓶裝舊酒的方式，不斷攻佔兒童繪本市場，學校老師、家庭家長、電視節目、網路平臺，買什麼、讀什



雪地，圖取自《雪地和雪泥》，繪者江蕙如。



月，圖取自《西北雨》，繪者陳又凌。

麼、演什麼、賣什麼，孩子就會接受到什麼，常常在想，臺灣有這麼多人努力地寫故事、寫詩，用一甲子的時間，從小孩變成阿公阿嬤；有這麼多優秀的繪者在繪畫，他們在世界的舞臺上發光發熱。但這些文本、插圖，擺放在書局的架子上，卻總是被輕輕浮掠而過，不著痕跡。

在孩子的動漫世界裡，如何為他們召喚在臺灣土生土長的歷史記憶？在展場的31位作家中，鄭明進與劉興欽，多數人知道他們能畫，較鮮為人知的是他們能寫，其中劉興欽以漫畫見長，他的《機器人》系列在現今讀來仍是津津有味，我們從中去感受時代在文字與圖畫間所流動的痕跡，是否能夠領會從臺灣兒童文學的過去與現在的發展，未來的確可以不再需要國外繪本的強力「陪襯」。

手感，展覽不可缺少的溫度

「寫在黑板上的字，是經過考試的喔」，一筆一畫刻出端正的字，作家黃郁文不急不緩地說。在「純真童心」的展覽中，值得一提的，仍是臺文館所典藏的作者真跡。我們當然也會想著，有多少人願意駐留，花一些時間去閱讀裡面的每件文物。在展場中我們因為設置了beacon，可以利用「蹦世界」所提供的後端平臺進行數據的收集與分析，很快的就能以數據進行參訪行為的研究。然而無論解析出來的成果如何，哪怕每週只有少數的人願意花少量的時間，停留在典藏文物前，就無法抹滅，一個事實，手稿所傳遞的溫度，一直存在。

展覽也像是一本書，這是以兒童文學為元素、架構的文本，向大家傳遞「純真童心」，在時間的流動、歷史的河裡，展現臺灣兒童文學的可貴價值。☒



劉興欽老師與《小學生畫刊》，封面即是他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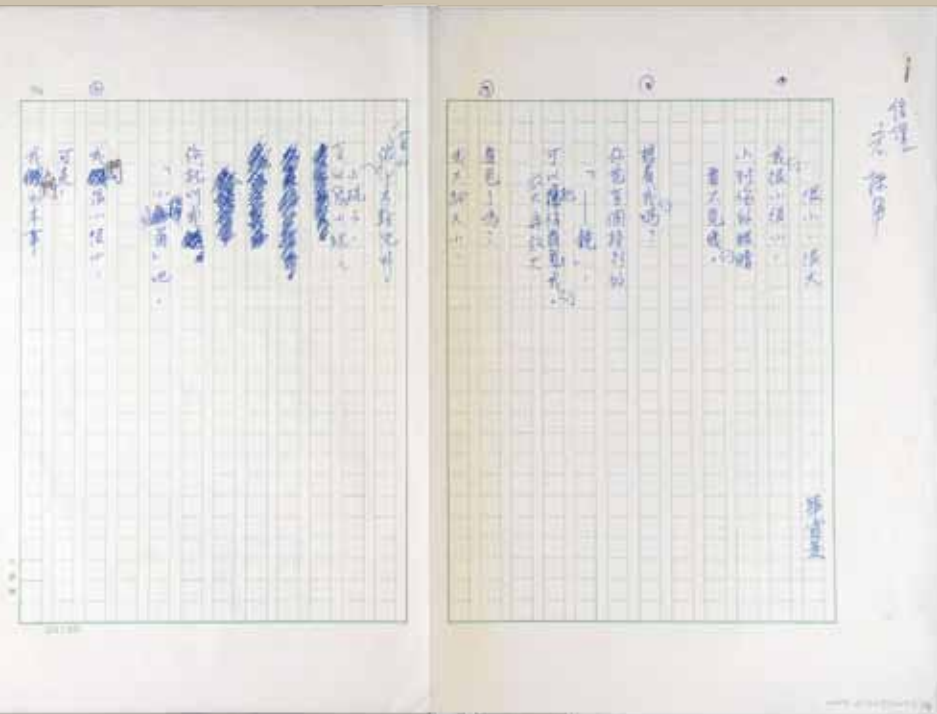
《機器人大決戰》。



《機器人捉老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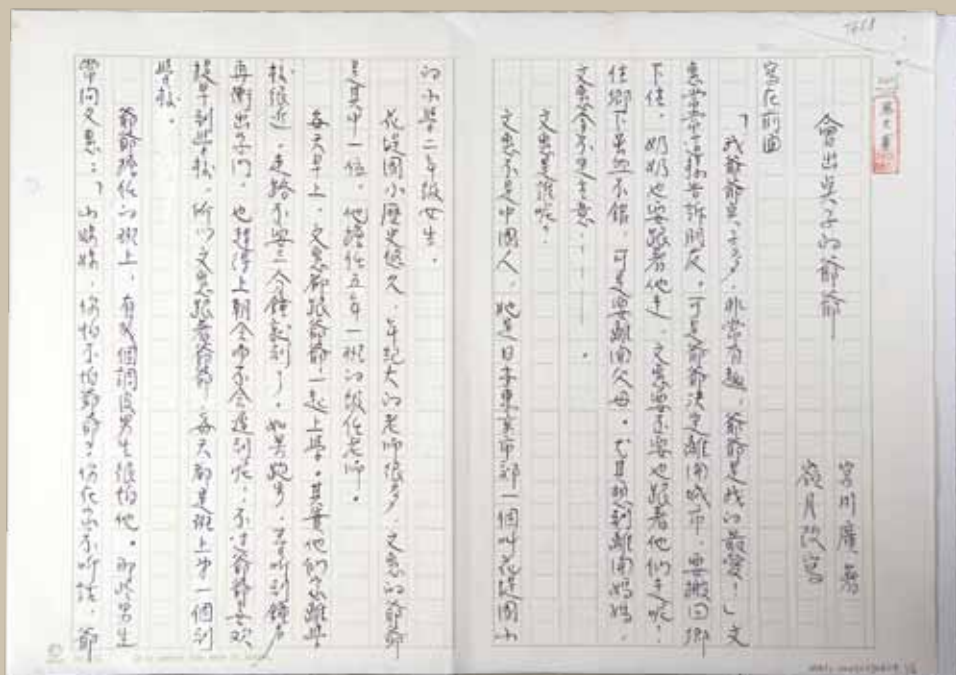
華霞菱，〈很小・很大〉

華霞菱慣常以簡單的文字、疊句的用法，描述很小的「小病菌」有很大的破壞力，很小與很大之間的橋樑就是「變」字：小病菌可以一個變兩個、兩個變四個……讓爸爸媽媽著急、害怕的，就是從很小變很大，發生在小朋友身上的病菌。



嶺月，〈會出點子的爺爺〉

嶺月改寫日本作家宮川廣的兒童故事。講述小學二年級的文惠與擔任教職的爺爺，一起生活的故事。點子多的爺爺每天都能變出許多有趣的故事，文惠是個快樂的孩子，直到爺爺必須回到鄉下，文惠該如何選擇？繼續留在熟悉的地方還是跟著爺爺到鄉下呢？



黃郁文，〈麻雀物語〉

黃郁文的作品中總是充滿科普研究，從校長退休後投入自然科學教育。在作品產出之前，黃郁文仔細研究了麻雀的種類及生活習性。這是他一貫的寫作態度及精神。

的後代子孫吧。多年來，麻雀已經成為我的莫逆好友。我的小時候，結交麻雀朋友的因緣，不能忘記是承受了代理我生母養育我的，招弟阿婆的善慈心腸的感召。永遠記得的小時候，在金瓜石的那一次颶風，一夜的狂風暴雨過後，天虎一看屋外，斷枝落葉狼狽住家前後院。招弟阿婆情緒拉壞時，發現了一隻被狂風吹落的黃口雛鳥，羽毛稀疏，全身淺綠綠，繫藏在婆婆推推發抖，不會飛也不會爬。招弟阿婆立刻把黃口小麻雀捧在手心上，對我親切地說：

「啾啾啾，可愛的小啾啾！」

「啾啾把你吹落了。」

「你飛去了溫暖的家！」

「別哭！別哭！別難過！」

「麻雀物語」 文，黃郁文

「跟麻雀結下不解緣」

不分寒暑晴雨，每天清晨，如陣陣春風吹掃，一群接著一群的麻雀，吱吱喳喳叫喚著，飛來我家的客廳窗前的涼台欄杆上，享受我提供的豐盛早餐：啄食穀米、小米，咕飽了啜一口碗裡的白開水，翻一翻炸曬，剛剛咖啡色的短嘴，梳理一下羽毛。然後，飛向浩闊天空的大自然。黃昏時，成群的麻雀再飛回來涼台上喝水，夕陽西曬，麻雀在欄杆上跳躍戲鬧的影子，投影在乳白簾簾，彷彿在表演「皮影戲」，逗趣好看。

每天飛來造訪的麻雀，跟七十年前，我幼小時認識的麻雀，樣子一模一樣，牠們是我幼小時候結交的麻雀朋友。

童詩欣賞與美感教育(大綱) 趙天儀

一、詩與散文

1. 散文是敘述，詩是真步
2. 散文是，詩是代敘
3. 散文是普遍的範圍，詩是高壓電

詩可以寫散文，散文不能寫詩 (吳澤奇)

二、兒童詩與童詩

1. 材料與語言是兒童的叫兒童詩，成人寫兒童詩的叫童詩，好比兒童寫故事，成人寫兒童故事叫童話。
2. 日本把兒童詩叫兒童詩，成人寫兒童詩叫少年詩。

三、童詩欣賞

欣賞童詩二百首，欣賞少年詩，欣賞世界名詩

四、欣賞童詩的詩，兒童詩的世界

(一) 媽媽 鍾國光 國小一年一班 黃若曼 (錄)

你的愛是滿滿的一盆洗玉水
每款在心面
忘事了

(二) 媽媽 鍾志復 國小 朱益德

最愛我的媽媽
媽媽是香的檸檬
永遠笑著
照著我的前進
媽媽永遠慈祥
就像一把大太陽溫暖
我愛我的媽媽

趙天儀，〈童詩欣賞與美感教育(大綱)〉

趙天儀的教學筆記，仔細地謄寫兒童的現代詩後，予以分析，包括林鍾隆對童詩的區分方式，如作者是兒童或是成人，對於童詩的定義就有不同。此外欣賞童詩的同時，也當閱讀其他詩作，才能培養批評與分析的能力。